

院藏《寫本苗蠻圖》考述兼介 臺灣現存《百苗圖》抄本

盧雪燕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院藏《寫本苗蠻圖》是眾多《百苗圖》繪本之一，共四十幅，其中三十六幅附有文字說明，四幅無。圖幅縱21公分，橫26.6公分，採折疊橫條幅裝訂，工筆彩繪，內容結合山水景色、人物舉止，多半能反映貴州各民族的特色。本文以此圖為研究主體，首先利用前人之於其他《百苗圖》的研究成果，相互比對，推出《寫本苗蠻圖》的繪製年代約在光緒十六年（1890）到二十世紀初之間。其次就圖說及附圖所載各種訊息探討其史料價值，包括當時貴州各民族物質生活、生產活動、禮儀風俗和民族信仰等。最後就圖繪、圖說分述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七種百苗圖，其中《苗蠻圖冊》、《黔苗圖》、《黔苗圖說補》因內容、風格近似，推測三者可能是同一祖本或相互臨摹而成，傳抄時間較晚。《黔苗圖說》圖繪、圖說的史料及藝術價值均高；黃瑩本及周之口本《苗蠻圖》亦有特色，但顯然有圖、文錯置的情形，《南蠻人物形象圖冊》的附圖相當精美，只是附文無法反應原本所敘。

關鍵詞：百苗圖、苗蠻圖、貴州民族

一、引 言

故宮近日購藏《寫本苗蠻圖》一冊，設色工筆，收載四十則條目¹及有附圖（縱21公分，橫26.6公分），上、下木板封夾，依橫幅摺疊裝訂成冊，無目錄、題名，未載作者、畫者，也無收藏家的傳抄年款或印章，除一系列的《百苗圖》外，沒有任何關於圖冊記載。

《百苗圖》，原是清嘉慶初年貴州八寨理苗同知陳浩所作的《八十二種苗圖并說》傳抄本的通稱，原書共分82則條目，依作者的認知，有系統地介紹了嘉慶初年生活在貴州省的非漢族群體。每則條目皆包含說解文字及彩繪附圖兩部分，是繼乾隆間的《職貢圖》畫卷及《皇清職貢圖》之後，清代貴州省最完整的民族志史料。

《八十二種苗圖并說》成書之後，曾鏤板印製，但未公開發行，木刻板及原書秘藏於府署，一般人不見得見，因而歷來大多以傳抄臨摹或改繪的方式流傳（僅在民國年間出現套色印本）。據學者統計，目前存世的各式《百苗圖》共約60餘種，散藏於中國大陸、臺灣、倫敦、巴黎、柏林、東京、莫斯科、舊金山等地的博物館、圖書館及收藏家手中。²據筆者實地察訪臺灣收藏的《百苗圖》，除院藏的《寫本苗蠻圖》外，其餘皆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共計8種，書名分別為：《苗蠻圖冊》（已出版）、《黔苗圖》、《黔苗圖說》、《黔苗圖說補》、《南蠻人物形像圖冊》（已出版，名《番苗畫冊》）、《苗蠻圖》（有黃瑩繪及周之口繪兩種）等。而大陸各大圖書館則收藏31種，³在貴州省境內的有：1.劉雍藏《七十二苗全圖》（以下簡稱「劉甲本」）2.劉雍藏《苗蠻圖說四十幅》（以下簡稱「劉乙本」）3.劉雍藏《百苗圖》殘本（以下簡稱「劉丙本」）4.貴州省博物館藏《黔苗圖說》（以下簡稱「博甲本」）5.貴州省博物館藏《貴州少數民族圖》（以下簡稱「博乙本」）6.貴州師範大學藏《百苗圖》（以下簡稱「師大本」）7.貴州省圖書館藏《百苗圖》（以下簡稱「省圖本」）8.貴州民族研究所藏《百苗圖咏》（以下

1 即1.猓獠2.女官3.白猓獠4.宋家5.蔡家6.卡尤狝家7.捕籠狝家8.青狝家9.曾竹籠家10.狗耳籠家11.馬蹬籠家12.大頭籠家13.花苗14.紅苗15.白苗16.青苗17.黑苗18.東苗19.西溪苗20.天苗21.獠苗22.打牙猓獠23.剪頭猓獠24.豬屎猓獠25.紅花猓獠26.花猓獠27.水猓獠28.鍋圈猓獠29.披袍猓獠30.猓獠31.花猓32.雙人33.蠻人34.土人35.洞人36.猓人37.楊保苗38.猓獠苗39.九股苗40.八番苗

2 李漢林，〈《百苗圖》題解〉，《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1卷第3期（2000年9月），頁127。關於現存《百苗圖》種數，因抄本、改抄本的認定不同而有不同的統計，如杜薇〈論《百苗圖咏》的史料價值〉一文，則說「達百種以上」。文載《貴州民族研究》，第21卷第4期（2001年12月），頁86。

3 李漢林的統計是31種，但杜薇則說是30種。

簡稱「圖咏本」) 9.畢節地區民族事務所藏《百苗圖》10.張玉麟家藏《百苗圖》11.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苗蠻圖冊》影印本12.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番苗畫冊》影印本等(5.9.10版本相同)。⁴

近人關於《百苗圖》的研究絕少，原因是散藏於各地，不易得見，再加上陳浩原本散佚，年代久遠，各抄本82條目存佚不一，版式、文字、附圖多有差別，甚有圖文不符等情況，也增加不少研究的難度。芮逸夫先生在影印《苗蠻圖冊》、《番苗畫冊》(1973年)序言中提到英國、日本、德國、法國、越南、美國等地的收藏，但並未述及任何相關研究，2000年以後，始有陸續零星的論文出現。如楊庭碩、李漢林、杜薇⁵等皆以貴州所存的《百苗圖》為研究主體，就其史料價值、版本、族源名稱及編排體例提出個人見解；筆者以為由李漢林主筆的《百苗圖校釋》⁶可說是目前《百苗圖》研究中最具成果者。該書認為劉甲本及博甲本最善，以之為其研究底稿，將各種版本相互印證，逐字校勘，力圖恢復一個最接近陳浩原本的善本，並將其餘貴州各種版本中行文差異，羅列於校勘記中，讀者雖未能親看各本原文，但從校勘文字中也能理解各版本之異。此外，該書利用田野調查及相關典籍，在注釋中敘明各條目所指稱的對象，並詮釋說解文字，使讀者融會貫通，理解其中內容。

《百苗圖》因時間遞嬗及傳抄者個人的素養，導致各版本的品質差異，難免使得該書原有價值大打折扣；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傳抄中不同時代的作者又摻進了自己的理解和新發現的內容，附圖所繪者也大都取材于陳浩原本，并摻進了自己的調查所得和自己的理解。」⁷因此，不管是源自陳浩原本、再抄本、改寫本，甚或坊間為謀利而繪製的仿冒本，縱然優劣有別，但對於今日探討《百苗圖》抄本的演變及貴州文化的發展，都有參考價值。臺灣有幸收藏八種不同版本的《百苗圖》，使讀者得以從事相關之研究。本文即從院藏《寫本苗蠻圖》入手，以前人的研究成果，比較《寫本苗蠻圖》圖說與貴州現存各抄本的差異，論述該圖抄繪者對臨摹原作的改寫及編排體例的改變，考證該本的傳抄年代；其次就圖說

4 以上12種參考李漢林《百苗圖校釋》(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1)。

5 楊庭碩:貴州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主編《百苗圖研究叢書》。李漢林:湖南吉首大學法政學院歷史系副教授。杜薇:貴州民族學院講師。

6 《百苗圖研究叢書》之一,預計出版6-8種,截至2004年3月為止已出版三種。分別為杜薇撰《百苗圖校釋》、《百苗圖匯考》(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2);劉鋒撰《百苗圖疏證》(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3)。

7 楊庭碩,〈「百苗圖」貴州現存抄本述評〉,《貴州民族研究》,第21卷第4期(2001年12月),頁80。文中「調查所得」之「查」字原文「者」,疑筆誤。

及附圖所載各種訊息探討《寫本苗蠻圖》的民族史料價值，最後再簡述傅斯年圖書館藏的幾種《百苗圖》。

二、《寫本苗蠻圖》的傳抄年代考

正如引言所述，由於《寫本苗蠻圖》無目錄、題名，也未載畫者或收藏者的傳抄年款或印章，故推證其傳抄年代只能從目前已考證出年代的貴州省現存《百苗圖》入手，就其體例、圖說、圖繪、條目順序等之差異，相互比較，用以推出《寫本苗蠻圖》的傳抄年代。茲先將前述劉甲本等傳抄時間簡列如下：

1. 劉甲本—不遲於道光以後（道光初年）。⁸
2. 博甲本—不遲於清道光年間。
3. 劉乙本—清代晚期。
4. 圖咏本—清光緒16年（1890）。⁹
5. 博乙本—民國年間。
6. 省圖本—1938-1942年間。
7. 《苗蠻圖冊》—不早於20世紀初。
8. 師大本—1938-1942年間。
9. 《番苗畫冊》—20世紀初二十年代。¹⁰

《寫本苗蠻圖》採橫幅摺疊裝訂成冊，條目順序一目了然，共40目，¹¹與《黔記》82目相較，除將「西苗」條換成「西溪苗」外，其餘後面41條俱缺。編排次序則是「西溪苗」從第73條提至第19條，緊接在「東苗」條之後；第18條「剪頭狃佬」（即「剪髮狃佬」）移至第23條與「打牙狃佬」、「豬屎狃佬」、「鍋圈狃佬」排在一起；「土人」（原第29條，夾在「鍋圈狃佬」、「披袍狃佬」中間）與「蠻人」兩個條目並列。依本帙殘存前40條（「西溪苗」例外）推測，原本應

8 楊庭碩以為劉甲本傳抄於嘉慶、道光之交，而李漢林則認為應是道光初年。

9 《百苗圖校釋》說是光緒9年（1883），〈“百苗圖”貴州現存抄本述評〉、〈論“百苗圖咏”的史料價值〉則說光緒16年，此處採後者。

10 以上《百苗圖》諸本的傳抄年代，係參考楊庭碩、李漢林、杜薇等人之考證所得。

11 就條目及排序言，《黔記》卷三所列82個條目的編排順序係根據陳浩原作而來，故討論《百苗圖》原作的編排體例應取準於《黔記》。李宗昉《黔記》卷三：「八十二種苗圖并說，原任八寨理苗同知陳浩所作，聞有板刻存藩署，今無存矣。田山疆黔書舊有三十種，茲圖說較山疆為詳，惜其言不雅馴，擬暇時再為潤飾成文。凡山疆書所已詳者，俱紀其名，語不具錄。」以上參見嚴一萍選輯，《百部叢書集成·閩影樓輿地叢書·黔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三，頁9下。

該不只此數，作者極可能將陳浩的82條目（或少於82條目）分成上、下兩冊，只不過下冊佚失了。至於「西溪苗」，因「西」字同「西苗」的「西」字，大概是裝訂上的錯誤。

按《百苗圖校釋》、〈“百苗圖”貴州現存抄本述評〉關於博甲本的描述，除去「西溪苗」及佚失的條目，博甲本不但裝帙方式、版式同《寫本苗蠻圖》，其編排體例也是將「土人」與「蠻人」並列，「剪頭狃狃」與其他狃狃條目編在一起，¹² 惟一的不同點是《寫本苗蠻圖》仍存有博甲本脫漏的「蔡家苗」（即「蔡家」），可惜有圖無文。¹³ 按現代民族識別，「土人」指的是生活在貴州境內的土家族，而「蠻人」指的也是土家族，前述二抄本修改成並列，表示作者已經意識到這兩個群體的關聯性，故而匡正陳浩原本的錯誤。而「剪頭狃狃」乍看之下，似乎會認為它屬於狃狃類，然就《百苗圖咏》關於它分布區域的記載，可知陳浩將之視為苗族的一個附類，而非真正的「狃狃」，博甲本和《寫本苗蠻圖》都是妄改。¹⁴

綜上敘述，《寫本苗蠻圖》極可能與博甲本有關，但「蔡家苗」的存佚似乎又說不通。博甲本，原題名作「黔苗圖說」，是桐城派領導人姚氏的家藏書籍，楊庭碩考證應是道光中期姚氏委其門生故吏在貴州本地抄繪，期間經過太平天國之亂，終在補齊「蔡家苗」、「清江苗」無望的情況下裝訂成冊（同治三年 1864 年），前後歷時四十年。假如姚氏在苦等四十年後都無法收集到陳浩原本的「蔡家苗」，何以《寫本苗蠻圖》卻存有此條？再從《百苗圖》的另一善本——劉甲本來看，它傳抄於道光初年，是目前貴州現存最早最接近陳浩原本的版本，據李漢林研究，劉甲本非但有意刪除「蔡家苗」條，且其憑抄的底本已經不是足本，¹⁵ 顯見至少同治三年以前，《八十二種苗圖並說》（陳浩原本）仍存足本的可能性很低，然而博乙本、師大本、省圖本、圖咏本、《苗蠻圖冊》的《蔡家苗》條都是圖文並存就不免令人起疑。博乙本、師大本、省圖本屬於同一系列抄本，他們的說解文字和劉甲本很像，可是圖繪卻完全不同，似乎是從類似抄本摘出肖像，

12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95：「博甲本題作《黔苗圖說》。全書分上、下兩冊裝訂，每冊四十條，共計八十條，是按折疊式橫條幅裝訂。其編排秩序可以推知。」

13 《寫本苗蠻圖》除「蔡家」有圖無文外，「宋家」、「剪頭狃狃」、「蠻人」也有同樣情形。

14 楊庭碩，〈“百苗圖”貴州現存抄本述評〉，頁84。

15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95提到：「由于博乙本、師大本、省圖本三本所據的傳抄底本與劉甲本相同或相近，故劉甲本殘缺的“狗耳籠家”、“西溪苗”、“郎慈苗”、“六洞夷人”四條，上述三個版本已全部殘缺。這足以從反面證明劉甲本所憑藉的傳抄本已經不是足本。」

拼湊成冊，和劉甲本的生活情景圖差別很大。楊庭碩、李漢林一致認為，在民初以前，必然存有劉甲本及其類似抄本的單純文字抄本傳世，博乙本等附文取資於此，然後再套上圖繪敷衍拼湊而成。¹⁶ 同樣的，《寫本苗蠻圖》是否也如法炮製？筆者以為不然，原因有二：其一是《寫本苗蠻圖》之「蔡家苗」有圖無文，故傳抄時間定然比前述「單純的文字抄本」還早，換言之，其傳抄時間決然不會在博乙本等（即民國初年）之後。其二是《苗蠻圖冊》。《苗蠻圖冊》，傅斯年先生二十世紀初在北京收購，雖然他的文圖款式，及所繪的生活清景圖很像博甲本，但「文字說明多處曲解博甲本原意，又多處加入面壁虛構自相矛盾的新內容。」¹⁷ 再加上「蔡家苗」附文存佚及編排體例的不同，可證它所憑藉的藍本不可能是博甲本原件，而是博甲本的再抄本，抄繪時間不會早於二十世紀初，因此，筆者以為《寫本苗蠻圖》早於《苗蠻圖冊》，甚至有可能是《苗蠻圖冊》的底本，這一點從附文也可看出端倪，容後討論。至於圖咏本，由於附文許多地方偏離陳浩原意，在編排體例上根本和其他抄本不是一個系統，因此就其體例推論《寫本苗蠻圖》的傳抄時間，意義不大。

其次，筆者再就各版本說解文字與《百苗圖校釋》比較。由於條目衆多，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舉，故僅舉數例，用以說明。

（一）猓獠（「※」表《寫本苗蠻圖》，「◎」表《百苗圖校釋》，兩者不同處各以斜體字標明，錯別字下附「一」，〔 〕表《百苗圖校釋》工作底本脫漏字。本條劉甲本、劉乙本、師大本三本缺，故《百苗圖校釋》以博甲本為工作底稿）

- ※猓獠本盧鹿，而在大定府屬，有黑白二種，黑者為大姓，白者次之，
- ◎猓獠本盧鹿而訛為今稱，在大定府屬，有黑白二種，黑者為大姓，
- ※深目，長身，黑面白齒，鉤鼻，薙髭而髯，又名烏蠻、羅鬼。
- ◎其人皆深目，長身，黑面鉤鼻，薙髭留髯，其俗尚鬼，故又名羅鬼。
- ※蜀漢時，有濟火者，從武侯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安氏世祖，
- ◎蜀漢時，有濟火者，滋武侯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安氏祖，
- ※分地土四十八部，部長曰頭目，其等有，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拜，
- ◎世長其土，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拜，
- ※賜縷銀鳩几杖，大事悉取決焉，次則慕魁、勻魁以至黑乍，職守，

16 楊庭碩，〈“百苗圖”貴州現存抄本述評〉，頁81。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97。

17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99。

- ◎賜鏤銀鳩杖，凡大事悉取決焉，次則慕魁、勻魁以至黑乍，皆有職守，
 ※亦有文字，類似滿書，¹⁸男以青布籠髮，而束於額，角狀，衣大袖，
 ◎文字類蒙古書，男以青布籠髮，束於額，若角狀，短衣大袖，
 ※女衣裙最長，集所屬，披甲馳馬，死以錦棉裹尸，焚之於野，
 ◎〔女著〕紫藍〔長〕裙。其長死，集所屬，披甲馳馬。〔而往祭〕以錦
 鍛氈衣裹尸，焚之於野。
 ※招魂而葬。性最蠻主，即酷虐不二，造堅甲、利刃，畜良馬，好射獵，
 ◎招魂而葬。性戀主，即酷之不敢貳。善造堅甲、利刃、標槍、勁弩，畜
 良馬，好射獵，
 ※習鏢槍、勁弩，鬥擊刺之故，軀兵為諸蠻冠首，俗云：「水西羅鬼，擊
 頭掉尾。」言相應之速也。
 ◎習擊刺，故其勁為諸蠻魁。諺云：「水西羅鬼，擊頭掉尾。」言相應之
 速也。

觀察本條，《寫本苗蠻圖》圖說與博甲本差異甚大，反而小部分的脫文或衍字與博乙本、省圖本相同，如校勘②「脫“而訛為今稱”」句，校勘⑮「改“戀”字為“最蠻”」，校勘⑰「改“魁”字為“鬼”」等，但大多數博乙本、省圖本之脫文，《寫本苗蠻圖》則完備，如校勘⑥博乙本、省圖本脫「即今安世祖」句，校勘⑧博乙本、省圖本脫「不名不拜，賜鏤銀鳩杖，凡大事悉取決焉。」句，¹⁹足見《寫本苗蠻圖》憑藉的底本優於上述二本的祖本（即所謂劉甲本或類似抄本的單純文字本），傳抄時間也應提前（即早於博乙本、省圖本）。

（二）天苗（《百苗圖校釋》以博甲本為工作底本）

- ※天苗又名天家，在平越州屬。²⁰多姬性，性情柔順勤儉，貧不為盜。
 ◎天苗在平越府，一名“天家”。〔多〕姬性，性情柔順，勤儉安貧。
 ※近多讀書應試，婦人善織染。仲冬朔為大節。
 ◎近多讀者應試者。婦人工織善染。以仲冬朔為〔大〕節。
 ※州屬之陳蒙、爛土、窯坦等處地方者，楫木葉為衣，著短裙。

18 按：乾隆《貴州通志》、《貴陽府志》等皆書為「狀若蝌蚪文」，惟《畢節縣志》書：「有文字類蒙古書目」。

19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32-235。

20 按：平越州在嘉慶三年（1798）已降為直隸州，故《八十二種苗圖並說》成書之際不應稱府，《苗蠻圖冊》、《寫本苗蠻圖》皆書「州」，不誤，是否改正陳浩之誤，則不得而知。（博甲本、博乙本、師大本、省圖本皆稱「府」）

◎其在〔陳蒙〕（蒙陳）爛土〔天〕（窯）壩者，〔緝〕木葉為衣，著短裙。

※女子及笄，造竹樓野處，未婚者男子吹笙，誘之苟合，死不葬，藤蔓束樹間也。

◎女年及笄，〔架修〕竹樓野處，未婚男〔登樓〕吹笙〔而〕誘之〔成配〕。人死不葬，以藤蔓束縛于樹間，〔任其風化成屍〕。

上文可看出博甲本天苗條附文脫漏字句不少，〔多〕、〔大〕、〔陳蒙〕、〔緝〕、〔架修〕、〔登樓〕、〔而〕、〔成配〕等係據博乙本、師大本、省圖本補入。²¹《寫本苗蠻圖》附文與校勘後「善本」雖有字句上的差異，但意義相仿，堪稱「善本」；與《苗蠻圖冊》相較，「又名天家」、「死不葬」、「藤蔓束樹間」句相同，兩者似有傳承關係，但比之詳備，可證傳抄時間較《苗蠻圖冊》早。

（三）徭人（本條《百苗圖校釋》以劉甲本為工作底本）

※黔省原無，雍正年間，自廣西至貴定、清平、獨山處，居無定止。

◎〔黔省原無〕，雍正年間，自廣西遷來貴定、清平、獨山等處，雖有居而無定址。

※喜傍溪邊，以樹皮為引，灌水至家，免出汲水。耕畢，入山採藥，沿寨行醫。

◎喜傍溪〔澗〕（間），以樹皮接續引水至家，懶於出汲。耕作之暇，則入山採藥，沿寨行醫。

※所祭之神曰「槃發」。家藏之書名曰「旁碑」，圓印篆文義不可解，珍秘之，風俗謹，原遺不拾。

◎所祀之神曰：“盤瓠”。家藏〔之書〕曰《榜簿》。〔所〕傳圖印，〔篆〕文義不可解。風俗謹厚，見遺不拾。

按李漢林校勘，此條《寫本苗蠻圖》部分同博甲本，如劉甲本脫漏之「黔省原無」、「居無定止」、「免出汲水」（按：博甲本作「免於出汲」，字意相同）句等。部分同博乙本、師大本、省圖本，如「槃發」、「圓印篆」。部分同《苗蠻圖冊》，如「居無定止」、「耕畢」。另值得注意的是「珍秘之」句竟同圖咏本，²²故推知《寫本苗蠻圖》與上述各本亦有關連。

21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79-81。

22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122-124。

(四) 花狔狔（《百苗圖校釋》以劉甲本為工作底本）

※在施秉、餘慶、鎮遠、石阡、龍泉、平越、黃平等處，又名狔兜。

◎又名“狔兜苗”，在施秉、龍泉及平越、黃平等處。

※男子懶耕，好漁獵，以逐鹿網雀為事。婦女衣繡五彩紬，邊飾以蚕繭，纍纍如珠。

◎男子懶于耕作而好獵，以逐鹿羅雀為事。婦女兩袖口繡五彩，通身銀飾，〔飾〕以養蠶繭，纍纍如貫珠。〔狔狔〕古有五種，〔此其一〕。

按李漢林之校勘，此條《寫本苗蠻圖》與博甲本極類似，如同脫「狔兜苗」之「苗」字，「在施秉、餘慶、鎮遠、石阡、龍泉、平越、黃平等處」句，「婦女衣（則）繡五彩（于）紬（間），（周）邊飾以蚕繭，累累如（貫）珠。」句。²³ 兩者和劉甲本、博乙本、師大本、省圖本差異較大，再一次證明二本的關聯性。

(五) 狗耳籠家（《百苗圖校釋》以博甲本為工作底本）

※在安順、大定府，廣順州，男女服色皆白，髮結如狗耳狀。

◎在安順（府）、大定等〔府〕（處），及廣順州之康佐司。男子蒙頭而不冠；婦女辦髮螺結，束以布而結于頂，布結之餘，雙指若狗耳狀。〔故名〕。衣〔班〕（班）衣，以五色葯珠為飾。

※立春後豎木杆於野外，謂之鬼杆，上懸白布一幅，未婚男女剪衣換帶，各自擇配，以牛馬通知媒約聘也。

◎立春后，豎木于野，謂之“鬼杆”〔上懸白布一幅〕，男女未婚者，跳躍而擇配。奔，則女家以牛馬贖之，通媒妁。

此條劉甲本、劉乙本、博乙本、師大本、省圖本五本俱缺，僅圖咏本、《苗蠻圖冊》、博甲本存，從上文知《寫本苗蠻圖》與博甲本差別很大，脫字頗多，與《苗蠻圖冊》則相似。李漢林認為劉甲本的作者已經注意到狗耳籠家指的是苗族，故有意刪去此條，但博甲本的作者出於保存陳浩原作的目的保留此條，但明顯刪除部分內容。²⁴ 《寫本苗蠻圖》又刪除博甲本的部分內容，可見該本作者也可能是在《百苗圖》傳抄本的基礎下，憑藉自己的觀察所得重新改寫，如補入「上懸白布一幅」句即是。

23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33-34。

24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76。

(六) 狎獮苗 (《百苗圖校釋》以劉甲本爲工作底本)

※在都勻、黎平、石阡府，施秉、餘慶、龍泉、龍里縣。有楊、龍、石、張、歐等姓。

◎在都勻、黎平、石阡等府，施秉、龍泉、餘慶、龍里等縣。有楊、龍、張、石、歐等姓。

※男子計口而耕，女子度身而織，以漁獵爲事，婚姻牽犬以饋，所居荊壁不塗，門戶不扃，出入則以泥封之。

◎男子計口而耕，女子度身而織，暇則〔挾戈捺狗〕，以漁獵爲事，婚喪〔牽〕(用)犬以饋，所居荊壁不塗，門戶不扃，出入以泥封之。

此條貴州現存各本皆存，除較博甲本少「暇則挾戈捺狗」句外，²⁵其餘大同小異(圖咏本不計)。

(七) 東苗 (《百苗圖校釋》以劉甲本爲工作底本)

※在貴筑、修文、籠里、清鎮、清平、廣順等處有之。有族無姓。

◎在貴筑、廣順、修文、籠里、清鎮、清平。有族無姓。

※婦人花衣，無袖，鑿竅爲領，細摺短裙，換帶苟合。寨延鬼師，祀鬼屠牛陳饌，循序呼鬼之名而祭。

◎婦人穿花衣，無袖，惟兩幅遮前覆後；穿細〔褶〕(折)短裙，男子蓄頂髮，短衣〔花〕背甲。每于中秋，合寨延鬼師以祭祖及族屬亡墳者。屠牛陳饌，〔循〕序而呼鬼之名，曰“祭鬼”。祭畢，集親族暢飲晝夜。

※歲首獵禽薦祀祖，循禮法，畏官長，急公服役。

◎每春獵於山，所獲禽鳥必荐祖。循禮守法，畏官服役。

此條《寫本苗蠻圖》明顯簡省許多內容，尤其是「男子」的裝束。按李漢林校勘，師大本、省圖本將「貴筑、廣順、修文、籠里、清鎮、清平」等東苗的分布地順序改變成「貴筑、修文、籠里、清平、清鎮及廣順各屬」，以符合清末民初行政地界的重新調整，²⁶與上文《寫本苗蠻圖》順序只有「清鎮、清平」的差別，足見此本應也是清末抄本，又「畏官服役」句，《苗蠻圖冊》改成「畏官長，急公服役。」圖咏本改成「守禮法，畏官長，急公服役，比于良民。」李漢

25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10-211。「挾戈捺狗」意指調教獵狗協助打獵。

26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7。

林認為「各本有別于劉甲本之處系晚期傳抄者唯表達欠準確而妄增，足證這些抄本傳抄時間甚晚。」²⁷《寫本苗蠻圖》也是一樣，因此再次證明它的時間大概在清末。

上列七例，雖不足以代表《寫本苗蠻圖》附文的全部，但仍能看出大概：《寫本苗蠻圖》的圖說時而詳備，時而簡省；與劉甲本差別較大，和博甲本則部分相近，部分仍存差異。如「黑苗」條「寒無重衣，夜無臥具，食惟糯稻。」（按《寫本苗蠻圖》脫前「無」字，「食惟」改成「具食」）句，僅二本有之；²⁸「披袍犵狁」條最末博甲本作「每以打鐵作生涯」²⁹，《寫本苗蠻圖》卻是「插梨爲生」；與《苗蠻圖冊》相較亦如是。如《苗蠻圖冊》「白苗」條說男子「束髮」，《寫本苗蠻圖》也是男子「束髮」，而其他版本都說男子「蓬頭」，根據現代田野調查，白苗男子確實是「蓬頭」，可見兩本同犯錯誤。此外，又如「青狝家」條的「斂牛、馬、雞、犬骨同米糝醃，至酸臭爲佳。」句，³⁰也是其他各本所無（圖咏本除外）；《濃苗》條「勤耕力作，雞髮，穿衣俱如漢人。」句，《寫本苗蠻圖》改成「勤耕力作，雞髮，與漢人稍同。」，《苗蠻圖冊》則改成「勤耕力作，俗與漢稍同。」³¹至於博乙本、師大本、省圖本，雖部分類同（如猓羅條），但因與劉甲本類似，因此和《寫本苗蠻圖》間的差別是比較大的。圖咏本是年代最確切的版本，按理它是文人雅士的詠詩之作，其附文想知必然改變極大，值得注意的是《寫本苗蠻圖》竟存圖咏本獨有的說解，如前述「徭人」條的「珍秘之」句，可見傳抄年代應在圖咏本之後。其餘又如「木犵」條首句：「有王、黎、金、文等姓，散處各州縣。」句同博甲本、劉乙本、《苗蠻圖冊》、圖咏本，但有別於劉甲本的「散居各府縣」（按：清代後期有些木犵散居的一些府降直隸州），也說明《寫本苗蠻圖》傳抄年代不會太早。

27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9。

28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59。

29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19。

30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194-195。本句係綜合《苗蠻圖冊》、圖咏本補入。《苗蠻圖冊》原文：「斂牛、馬、雞、犬、骨、入糝醃，至酸臭爲佳。」圖咏本原文：「斂牛、馬、雞、犬骨同米糝醃，至酸鼻爲佳。」《寫本苗蠻圖》原文：「斂牛、馬、犬骨米糝，酸臭爲佳。」「青狝家」一詞最早見於田雯《黔書》，指的是《百苗圖》的「補籠狝家」，也就是現代的「布依族」，因此《百苗圖》中的「青狝家」指的並非布依族，而是現代「侗族南部支系的一個特定群體。」侗族素有醃魚、醃肉、醃菜的習慣，但多以鮮魚爲材料，前述以「牛、馬、雞、犬骨」製作醃菜，與事實有點出入。

31 參見《寫本苗蠻圖》「濃苗」條，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苗蠻圖冊》第22條「濃苗」，傅斯年圖書館藏。

綜合《寫本苗蠻圖》的編排體例、條目存佚及說解文字與各本的差異，筆者推論它的傳抄年代應在圖咏本之後，《苗蠻圖冊》之前，即光緒十六年（1890）至二十世紀初之間。

三、《寫本苗蠻圖》的民族史料價值

從復原陳浩原本附文的角度看，楊庭碩認為劉甲本的價值最大，³²經筆者比對，《寫本苗蠻圖》的附文和劉甲本間存在不小的差異，因此對於復原陳浩原作價值有限。但正如本文引言所說的，《八十二種苗圖並說》從成書到衍出數十種不同版本，期間相距長達一個多世紀，不管是源自陳浩原本的傳抄本，改寫改繪本，甚或為謀利而炮製的仿冒本，所代表的都是不同時間，不同作者對貴州少數民族的理解，只要能正確的利用，各種版本皆有可參考之處，院藏《寫本苗蠻圖》雖不乏錯字、漏字，甚至妄改致字意與陳浩原作大相逕庭，但仍有獨特及值得參考的地方。除前面列舉的猓羅、夭苗、徭人、花狃狃、狗耳籠家、狴獯苗、東苗等七種外，以下再舉數例，以茲說明。

（一）花苗（錄《寫本苗蠻圖》原文）

花苗在貴陽、安順、遵義所屬，無姓氏，其性憨而畏法，其俗陋而勤耕，衣用壞布撕條，織成青布，無領袖，從頭籠下，名曰格榜。每歲春，首擇平地為月場。未婚男子吹笙，女子搖鈴，歌舞戲謔終日，所私亦用媒約聘禮，以牛馬通知。

此條《寫本苗蠻圖》較劉甲本省簡很多，但「格榜」一詞卻是劉甲本所無。按：「格榜」二字是苗語的音譯，指的是用壞布編成的花紋相間的外套，最早是用作背負物品的工作服。清中葉以後，它的材質不再限於壞布，花色也趨於多樣，功能當然也就不再只限於勞動時穿著。³³本條特別點出「格榜」二字，再配合附圖中女子著青、紅、白、黑四色相間的「格榜」，參加「月場」（即苗族的「跳花場」）跳舞搖鈴的場景，多少可看出白苗服飾的演變及證明至少清末以前這種外套已是白苗服飾的特色。（見圖1）

（二）捕籠狃家（錄《寫本苗蠻圖》原文）

捕籠狃家，在貴陽、安順、興義府，定番、廣順州，以十月朔為大節，擊

32 楊庭碩，〈“百苗圖”貴州現存抄本述評〉，頁82。

33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19。

銅鼓爲歡，喪則屠牛招戚，以牛角酒歡飲，孝子不食肉，惟啖魚蝦，祭必用魚，葬以傘罩，期年後焚之，出入鏢杆利刃，睚眦之仇必報。

本條「喪則屠牛招戚，以牛角酒歡飲」句劉甲本無，以牛角勸酒是布依族特有的祭俗，《寫本苗蠻圖》特別標出，更有助於理解捕籠狃家習俗。

(三) 卡尤狃家（錄《寫本苗蠻圖》原文）

卡尤狃家在貴陽、安順、興義、都勻、平越府屬。男子服色與漢人同。婦女藍花帕蒙首，短衣小袖，細摺長裙。嚴寒盛暑，衣無增減。六月六日爲大節，作孟春聚，未婚男女寬廠跳月，口吹苗笙，歌舞，互相拋毬，剪衣換帶，約而私合，從此方用媒約聘，知生子後再歸夫家。

以上「男子服色與漢人同，婦女藍花帕蒙首」句，劉甲本作「穿青衣。婦女以花帕蒙首」³⁴，兩者差異雖不大，但後者描寫的是清初的情況，而前者則是清末，可看出卡尤狃家漢化的事實。

(四) 洞人（錄《寫本苗蠻圖》原文）

洞人在下游，洪州尤眾，性多猜疑。男女青衣跣足，冬則採蘆花禦寒。

「洞人」，劉甲本作「峒人」，指的都是現代的「侗族」。「男女青衣跣足」句，劉甲本無，但多出「夫婦出入必偶。飲食雜鹽醬。」句，³⁵二者描述的重點完全不同，恰可互補不足。

(五) 狃獠（錄《寫本苗蠻圖》原文）

狃獠在荔波縣。男子耕作，婦女紡織。穿青衣短裙，僅以遮膝。親死不置棺木，以唱，鑲木板殮而停之。葬時子女痛哭出血，守墳三日而返。

「狃獠」，指的是現代的「壯族」。劉甲本對於狃獠服裝的描述爲「短衣短裙，僅以遮膝。」³⁶《寫本苗蠻圖》將「短衣」改成「青衣」，除補陳浩原本之不足外，亦可推測清末壯族的服飾變化。

(六) 豬屎狃猪（錄《寫本苗蠻圖》原文）

豬屎狃猪在石阡府、黎平、古州、平遠屬。頭面肢體，輕年不滌，與犬同宰。得獸即咋咋，食如狼。男子出入佩刀弩，有仇必報，損軀輕生，或致死，以牛犢之。在清平通漢語，聽約束。

34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151。

35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180。

36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07。

本條「得獸即咋咋，食如狼」句各本皆無，可參考。

(七) 鍋圈狃狃（錄《寫本苗蠻圖》原文）

鍋圈狃狃，平遠州有之，男子織斜紋布爲衣，婦人以青布籠髮如鍋圈狀，青衣短裙。病不服藥，用麵作服虎，首飾以紅綠線，置簸箕內延鬼師禱之，性好酒，惰農業。

本條「首飾以紅綠線」句，劉甲本只說「飾以彩線」，可知《寫本苗蠻圖》的描述比劉甲本更具體。

(八) 白猓獠（錄《寫本苗蠻圖》原文）

白猓獠在大定府屬，與黑猓獠同負茶葉生理。茹毛飲血，無論鼠雀蚍蜉蠕動之物，攫而燔。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攢食如蟲。人死以牛馬皮裹尸焚之，居普定者名阿和，亦同此類。

劉甲本只說白猓獠「與黑猓獠同」，並未述及猓獠生計，《寫本苗蠻圖》的「與黑猓獠同負茶葉生理」句恰彌補這個缺失。

再談附圖的民族史料價值。《寫本苗蠻圖》的附圖精細，是典型的工筆畫，和其他《百苗圖》一樣，從藝術鑑賞的角度看，比不上《番苗畫冊》、《黔苗圖說》，但圖幅大，構圖完整，人物造型活潑生動，實感性很強，最重要的是它所負載的信息量極大，也就是說，附圖資料價值很高。整體說來，《寫本苗蠻圖》大多文圖相符，由於圖幅達40幅，難以一一介紹，故筆者僅舉數例，並配合臺灣其他收藏，³⁷以說明其特別之處。

(一) 猓獠

《寫本苗蠻圖》、《苗蠻圖冊》、《黔苗圖說》三本圖繪的構成要素皆包含自然背景及人物。《苗蠻圖冊》繪有四人，皆手持長槍，三人騎馬，一人徒步，徒步者背上馱負獵物，推測正在打獵途中。由於服裝、面貌四人相似，故扣除徒步者外，實在看不出孰爲「部之長」（土官），然而對照《寫本苗蠻圖》就一目了然。該本同樣繪有四人，二人騎馬，僅居次馬者「留髯」，神態安閒，一眼即知爲土官，再回頭比對《苗蠻圖冊》，原來隱藏在石後的首位便是土官。³⁸再看《黔苗圖說》，其所繪猓獠，完全以人物爲主體而忽略背景，因此圖中人物多出兩

37 大陸收藏的各式《百苗圖》附圖至今未有出版，因時空的不便，筆者暫予省略。

38 此處土官鬚髮未剃，不符史書對「猓獠」的描述。

人，除土官一人端坐外，其餘或仆跪，或執壺，或整馬，表現的重點並非射獵，與《寫本苗蠻圖》中居前導者縱馬奔馳，馬鬃、馬尾隨風揚起，所顯現的剽悍風格差別很大（見圖2-4）。

（二）馬蹬籠家

臺灣各本《百苗圖》對「馬蹬籠家」的描述大皆簡要，內容不出分布地區、服裝顏色、髮型特徵及「以耕作爲業」等項，按理圖繪在表現附文，故《黔苗圖說》、《苗蠻圖》（黃瑩本）及《苗蠻圖冊》所繪人物服色皆符合附文的「白色」（《黔苗圖說》男子服色青除外），表現重點也集中在「耕作」（見圖5-7），但《寫本苗蠻圖》則完全不同（見圖8）。該本馬蹬籠家的衣著上黑下青，李漢林認爲馬蹬籠家的服裝原是青色，受漢化才改成白色，但「喪則易之以青」，表現的是「生從死不從」的道理。³⁹從青、黑服色看來，馬蹬籠家也非全然漢化，換言之，其日常生活也不一定全穿白色服。又畫中男子左手提竹籃，右手持香，左方二女子坐在地上，下手的左手拿著扇子，右手提捻自扇子垂下的細線，另一名與之相對，全圖似乎在傳達某一訊息，可惜筆者所見的有關馬蹬籠家的記載也都省簡，故尙無法印證此圖。

（三）西溪苗

博甲本、《黔苗圖說》、《苗蠻圖冊》所繪的西溪苗條都是女子攜帶食物到「游方坪」吃姊妹飯的情景（見圖9）。劉乙本則繪男青年耕田，女青年在山坡上以歌傳情，⁴⁰《寫本苗蠻圖》則完全不同（見圖10）。該本繪的是男子吹笙，女子跳舞，最特別的是圖的左上還有一個老人敲銅鑼助興，述說的完全是男女社交歌舞的場面，尤其是左方女子，肩上披著長條白布，舞蹈動作和「狗耳籠家」附圖極相似（見圖11）。按《百苗圖校釋》，「西溪苗」所代表的是「苗族黔東南支系東部亞支系」，⁴¹而狗耳籠家指的是「苗族黔中南支系西南亞支系」，⁴²從圖可證二者支系雖然不同，但擇偶方式類似，跳舞爲歡的場景也相同。

（四）打牙狃猪

打牙狃猪，顧名思義，圖繪的重點必然是「打牙」的場景，《黔苗圖說》、

39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87。

40 劉甲本西溪苗附圖的描述參見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97。

41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89。

42 李漢林，《百苗圖校釋》，頁276。

《苗蠻圖冊》、《苗蠻圖》（黃瑩本、周之口本）皆是。（見圖12）獨《寫本苗蠻圖》不同（見圖13）。該本畫面中繪四人，左一老者手提一竹籃，裡面擺著豬腳，圖中間一青年，右手亦捧一籃，內置若髮梳之物，圖的右方則有兩層樓的房舍，透過窗欄，有二女子在內。筆者查閱《苗蠻圖冊》及《黔苗圖說》所有附圖，都沒有看到類似構圖，可見並非作者誤繪，只是從整張圖實在看不出所表達的意義，有待進一步研究。

其餘像是獮苗圖的水車（見圖14），表現了獮苗的農業技術突出；卡尤狛家、曾竹籠家、黑苗、天苗、水狃狃、徭人圖裡的木橋，也都符合時代，實感性很強；各圖的房舍多以茅草做頂，細竹編成屋牆（或籬笆），也是當地的建築特色（見圖15-20）。總而言之，《寫本苗蠻圖》不論是文字或圖繪都有多處值得研究的地方。

四、臺灣收藏其餘各本《百苗圖》概述

傅斯年圖書館計收藏《百苗圖》七種，全部墨書彩繪，卷帙存目不一，除《苗蠻圖冊》、《黔苗圖》（無附文）為足本外，其餘皆不足八十二條。各本說解及圖繪也不盡相同，茲就尺寸、冊數、裝帙、題識、附文形式、收藏編號、存目列表說明如下。

	苗蠻圖冊	黔苗圖	黔苗圖說補	黔苗圖說	南蠻人物形像圖冊	苗蠻圖（黃瑩繪本）	苗蠻圖（周之口繪本）
尺寸	20.4 x 27.4 公分	20.8 x 26.3 公分	15 x 20.1 公分	21.9 x 18.7 公分	26.2 x 18.5 公分	25.2 x 22.4 公分	22.8 x 22 公分
冊數	1 冊	1 冊	1 冊	1 冊	1 冊	1 冊	1 冊
圖幅	82	82	7	80（缺 45.46）	16	25	27
作者	佚名	佚名	佚名	佚名	郎世寧（ 不可靠）	黃瑩繪	周之口繪
裝帙	冊頁（套裝散頁畫幅本，左、右各一圖，共 82 圖，說解	冊頁（共 41 開，每開左、右各一圖，無圖說，共 82 圖	冊頁（4 開 7 圖，第 4 開左空白，右六洞夷人）	冊頁（80 開，每開左說右圖，共 80 圖並 80 說解）	冊頁（16 開，每開左說右圖，共 16 圖並 16 說解）	冊頁（25 開，每開左說右圖，共 25 圖並 25 說解，多	冊頁（28 開，每開左說右圖，共 28 圖並 28 說解）

	<p>附圖內空) 典藏單 白處) 原載記：裝 裝) 題未「在抗 署書名(底戰前裝 封) 織錦紙。原裝 質厚板(未署書 即) 面) 未署書 。封) 面) 封 新故底紙質厚 如製封紙(即 疑典套紙) 色 位補藏單 做。</p>			<p>本帙紙質 脆弱，紙緞 面，殘。</p>	<p>畫風設色 重彩，值高 術價，帙亦 ，裝雅考究 ，典雅考究 ，封封面以 木，板為裡 ，加青藍大 ，花。重彩 設色，代地 若清隆(臺 圖色乾隆) 容 灣圖像內份 圖想像成。</p>	<p>幅圖及說 明顯不符 ，疑殘本 重新裝帙 時誤配圖 、文) 板 封加面木 風格與故 宮藏清代 書籍近。體 附文字大 差別多，且 疑書楷書 楷書等種 書字。</p>	<p>本圖髮型 最細，最 講究。紙面 裝水，設色 ，彩偏重，重 ，但繪物 技，與拙劣 《苗圖》系 統有別。</p>
<p>題識</p>	<p>無日錄， 亦無任，何 時問、地， 點題、記， 圖中無收， 藏印章。字 (體與其藏 傳圖「苗此 類圖疑雷入 由一定。格 左皆籤後)</p>	<p>簽題字體 與其藏此類 圖「苗此圖 疑雷入藏時 由一統書寫 一定。格近 苗苗圖冊</p>	<p>典藏單位 註：四開七 存圖簡說， 附圖內前 蓋戰葉裝 殘冊而有所 成，非補也 增舊題。字 簽與圖「苗 雷入藏時 由一統書寫</p>	<p>每頁背 有前人標 明號次， 所缺 45、 46 即 狽 苗、狽家 苗條。</p>	<p>典藏單位 註：隆御覽 乾寶古等 之寶子，又 希天子，河 印記有熱設 黏有宮陳，然 行黃簽不。信 多。字體 。題其傳 與藏此類 圖「苗此圖 雷入藏時 由一統書 寫。名下 題鉛筆苗 應番字</p>	<p>鈐黃瑩之 章基，璞 孝友，定 齋，儉 等，墨 印，莊 簽，記 上，丙 正，寅 此，寫 加，號 間，人 。無，誤 。題，正 與其藏此 圖「苗此 雷入藏時 由一統書 寫。附 圖籤，但</p>	<p>簽題字體 與其藏此類 圖「苗此圖 疑雷入藏時 由一統書寫 一定。皆 每圖之 「周章數 」。</p>

版本	墨書彩繪本	彩繪本	墨書彩繪本	墨書彩繪本	墨書彩繪本	墨書彩繪本	墨書彩繪本
附文形式	附文直接書於圖空白處	無附文	附文直接書於圖空白處	右圖左說	右圖左說	右圖左說	首一開序說其餘右圖左說
收藏編號	索書號： A396.236 046 登錄號： 132276 光碟代號： A3 CD890105-8	索書號： A396.236 046 登錄號： 85362 光碟代號： A4 CD890161-5	索書號： A396.236 046 登錄號： 85355 光碟代號： A1 CD890125	索書號： A396.236 046 登錄號： 85360 光碟代號： A2 CD549 890165-9	索書號： A396.236 268 登錄號： 129639 光碟代號： A5 CD511 890104-5	索書號： A396.236 461 登錄號： 129318 光碟代號： A5 CD511 890006-8	索書號： A396.236 219 登錄號： 139169 光碟代號： A3 CD512 890118-20
條目	1. 猓羅	1. 猓羅	1. 青江黑苗	1. 猓羅	1. 羅漢苗	1. 黑腳苗	1. 黑羅羅打圍圖
	2. 女官	2. 女官	2. 東苗	2. 女官	2. 六洞夷人	2. 花苗	2. 補遠狝家捕魚圖
	3. 白猓羅	3. 白猓羅	3. 羅漢苗	3. 白猓羅	3. 宋家苗	3. 圖是打牙狝狯，附文訛成谷蘭苗	3. 白羅羅春射
	4. 宋家	4. 宋家	4. 女官	4. 宋家	4. 青苗	4. 文宋家，圖不詳	4. 黑狝家伏草圖
	5. 蔡家	5. 蔡家	5. 崗人	5. 蔡家	5. 黑苗	5. 蔡家	5. 卡油狝家績麻圖
	6. 卡尤狝家	6. 卡尤狝家	6. 水狝狯	6. 卡尤狝家	6. 東苗	6. 卡尤狝家	6. 補納狝家迎親圖
	7. 捕籠狝家	7. 捕籠狝家	7. 六洞夷人	7. 補籠狝家	7. 西苗	7. 捕籠狝家	7. 補蠻狝家劫掠圖
	8. 青狝家	8. 青狝家		8. 曾竹籠家	8. 夭苗	8. 文紅苗，圖不詳	8. 補猓狝家栽秧圖

	9.曾竹籠家	9.曾竹籠家		9.狗耳籠家	9.獾苗	9.獾家苗	9.補央狃家鋤地圖
	10.狗耳籠家	10.狗耳籠家		10.馬蹬籠家	10.打牙狃 狃	10.文打牙 狃狃， 圖不詳	10.卜夷狃 家郊遊 圖
	11.馬蹬籠家	11.馬蹬籠家		11.大頭籠家	11.豬屎狃 狃	11.冉家蠻	11.卜獾狃 家射鹿 圖
	12.大頭籠家	12.大頭籠家		12.花苗	12.狃獬	12.九名九 姓苗	12.披袍狃 狃挖茨 圖
	13.花苗	13.花苗		13.紅苗	13.披袍狃 狃	13.爺頭苗	13.打牙狃 狃
	14.紅苗	14.紅苗		14.白苗	14.鍋圈狃 狃	14.洞崽苗	14.黑狃狃 負薪
	15.白苗	15.白苗		15.青苗	15.狃狃狃 狃狃狃 六種	15.八寨苗	15.花狃狃 鋤地
	16.青苗	16.青苗		16.黑苗	16.狃狃	16.洞苗	16.剪毛狃 狃汲水 圖
	17.黑苗	17.黑苗		17.東苗		17.箐苗	17.木老鋤 地圖
	18.剪頭狃 狃	18.剪頭狃 狃		18.西苗		18.狃家苗	18.土人跳 鬼
	19.東苗	19.東苗		19.天苗		19.西溪苗	19.黑獾家 捕獵圖
	20.西苗	20.西苗		20.獾苗		20.青狃家	20.白獾家 秋收圖
	21.天苗	21.天苗		21.打牙狃 狃		21.曾竹籠 家	21.羅鬼女 官出巡 圖
	22.獾苗	22.獾苗		22.剪頭狃 狃		22.馬蹬籠 家	22.方巾獾 家趕場 圖
	23.打牙狃 狃	23.打牙狃 狃		23.豬屎狃 狃		23.大頭籠 家	23.狗耳籠 家跳鬼 杆

	24.豬屎狍 狍	24.豬屎狍 狍		24.紅狍 狍		24.白狍家	24.蔡家夜 回圖
	25.紅狍 狍	25.紅狍 狍		25.花狍 狍		25.生苗	25.僂人鋤
	26.花狍 狍	26.花狍 狍		26.水狍 狍			26.洞人捕 蝦圖
	27.水狍 狍	27.水狍 狍		27.鍋圈狍 狍			27.蠻人春 祭圖
	28.鍋圈狍 狍	28.鍋圈狍 狍		28.披袍狍 狍			
	29.土人	29.土人		29.狍 狍			
	30.披袍狍 狍	30.披袍狍 狍		30.狍 獐			
	31.狍 狍	31.狍 狍		31.僂 人			
	32.狍 獐	32.狍 獐		32.土 人			
	33.僂 人	33.僂 人		33.蠻 人			
	34.蠻 人	34.蠻 人		34.洞 人			
	35.崗 人	35.崗 人		35.獠 人			
	36.獠 人	36.獠 人		36.楊 保苗			
	37.楊 保苗	37.楊 保苗		37.狍 獐苗			
	38.狍 獐苗	38.狍 獐苗		38.九 股苗			
	39.九 股苗	39.九 股苗		39.八 番苗			
	40.八 番苗	40.八 番苗		40.紫 薑苗			
	41.紫 薑苗	41.紫 薑苗		41.陽 洞羅 漢苗			
	42.谷 蘭苗	42.谷 蘭苗		42.克 孟牯 羊苗			
	43.陽 洞羅 漢苗	43.陽 洞羅 漢苗		43.洞 苗			
	44.克 孟牯 羊苗	44.克 孟牯 羊苗		44.箐 苗			
	45.洞 苗	45.狍 家苗		45.缺			
	46.箐 苗	46.狍 家苗		46.缺			
	47.狍 家苗	47.水 家苗		47.狍 家苗			

48. 狢家苗	48. 六額子		48. 六額子			
49. 水家苗	49. 白額子		49. 白額子			
50. 六額子	50. 冉家蠻		50. 冉家蠻			
51. 白額子	51. 九名九姓苗		51. 九名九姓苗			
52. 冉家蠻	52. 爺頭苗		52. 爺頭苗			
53. 九名九姓苗	53. 洞崽苗		53. 洞崽苗			
54. 爺頭苗	54. 八寨黑苗		54. 八寨黑苗			
55. 洞崽苗	55. 清江苗		55. 清江黑苗			
56. 八寨黑苗	56. 樓居苗		56. 樓居黑苗			
57. 清江苗	57. 黑山苗		57. 黑山苗			
58. 樓居苗	58. 黑生苗		58. 黑生苗			
59. 黑山苗	59. 高坡苗		59. 高坡苗			
60. 黑生苗	60. 平伐苗		60. 平伐苗			
61. 高坡苗	61. 黑狃家		61. 黑狃家			
62. 平伐苗	62. 清江狃家		62. 清江狃家			
63. 黑狃家	63. 黑民子		63. 黑民子			
64. 清江狃家	64. 白兒子家		64. 白兒子			
65. 黑民子	65. 白龍家		65. 白龍家			
66. 白兒子	66. 白狃家		66. 白狃家			
67. 白龍家	67. 土犵狓		67. 土犵狓			
68. 白狃家	68. 鴉雀苗		68. 鴉雀苗			
69. 土犵狓	69. 葫蘆苗		69. 葫蘆苗			
70. 鴉雀苗	70. 洪州苗		70. 洪州苗			
71. 葫蘆苗	71. 西溪苗		71. 西溪苗			
72. 洪州苗	72. 車寨苗		72. 車寨苗			

	73.西溪苗	73.生苗		73.生苗			
	74.車寨苗	74.黑腳苗		74.黑腳苗			
	75.生苗	75.黑樓苗		75.黑樓苗			
	76.黑腳苗	76.短裙苗		76.短裙苗			
	77.黑樓苗	77.尖頂苗		77.尖頂苗			
	78.短裙苗	78.郎慈苗		78.郎慈苗			
	79.尖頂苗	79.羅漢苗		79.羅漢苗			
	80.郎慈苗	80.六洞夷人		80.六洞夷人			
	81.羅漢苗	81.硯苗		81.青狃家			
	82.六洞夷人	82.箐苗		82.谷蘭苗			

《苗蠻圖冊》、《黔苗圖》、《黔苗圖說補》雖條目不一，但版式及圖繪內容、風格近似。以「女官」為例，三個版本的構圖相似，圖的右方繪松樹一株，後方以山巒為背景；人物方面，都是女土官盛裝側騎在馬背上，身軀微向左後，有侍者為她張羅傘，《苗蠻圖冊》女官（見圖21）的左後方有侍女二名，一名手捧委任書，另一名面對女官，雙手合揖。《黔苗圖》（見圖22）、《黔苗圖說補》（見圖23）同樣有兩名侍女，但分立白馬兩側，馬右側侍女背上馱負行李，左側的則手持一紅色條狀物件。⁴³基本上三圖的人物造型、服飾、用色都差不多；《黔苗圖》、《黔苗圖說補》尤其相近，除羅傘傘頂顏色一藍一紅以外，其餘大多雷同。再談附文，《黔苗圖》無文字說解，《苗蠻圖冊》、《黔苗圖說》僅最後一句有別，（按：《苗蠻圖冊》：「如子幼，耐德代之。」《黔苗圖說補》：「如子幼，耐德代為土務。」）推測三者可能是同一祖本或相互臨摹而成，傳抄時間較晚。

其次談《黔苗圖說》。本帙僅缺狔家苗、獠家苗二條。圖繪是典型的工筆重彩，藝術價值高，所繪內容多能反應該條說解。如「白苗」條（見圖24），各本文字皆介紹白苗「敲牛祭祖」中的「鬥牛」活動，但圖僅繪一牛，如《苗蠻圖冊》（見圖25）、《黔苗圖》、《寫本苗蠻圖》（見圖26）皆是，實在不足以說明「牛鬥

43 按：《寫本苗蠻圖》「女官」繪一侍女跪地手捧紅、綠、黑相間的牛角，推測此侍女手中之物大概也是牛角之類。

於野」的景象，《黔苗圖說》彌補了這個缺失。圖中繪兩牛角對角相鬥，頗具動感，且牛角上都綁上紅色布條，顯然經過細心裝扮，充分反應出「祀祖以大牯牛，擇角端正肥壯者，於野相鬥……」的情景。⁴⁴又如「犵獠」條（見圖27），圖中的紡織婦女一邊紡織，一邊哺乳，有別於《苗蠻圖冊》（見圖28）、《寫本苗蠻圖》（見圖29）單純只繪出婦女紡織。除附圖外，說解文字也值得注意，姑不論是否因改寫以致於部分內容和陳浩原本有些出入，但80個條目的文字大多詳細。如「卡尤狃家」條，各本描述祭俗時只說親友攜雞來祭，繞牛而哭，祭畢屠牛分食，飽醉而散，而《黔苗圖說》則多了親友以「白布蒙首」的描述，祭畢後，「將盤碗打碎」才飲飽而散，最後還加上「惟孝家不食□肉」句，用以說明。除此，《黔苗圖說》還提到卡尤狃家善畜毒蟲，名曰「金蠶蟲」，可殺人，也是他本所無。不過可惜的是《黔苗圖說》也有圖文不符的情況，如「捕籠狃家」條附圖繪的是婦女對奕，與文字說解不合，經比對《寫本苗蠻圖》，此圖指的應是「青狃家」條，捕籠狃家的圖繪重點是「擊銅鼓為歡」，作者顯然錯置了。⁴⁵雖說如此，仍不減《黔苗圖說》的參考價值，筆者認為，此本可謂臺灣百苗圖收藏中的最佳善本。

第三談《南蠻人物形像圖冊》。該本基本上是「一個為謀利而炮制的《百苗圖》仿冒本」，⁴⁶創作時間大概在二十世紀二〇年代。⁴⁷所載內容不管是附文或圖繪都不能反應清初貴州的民族概況，而且張冠李戴，將各種不同時代的族群胡亂拼湊在一起，不少地方完全違背陳浩的原意，因此它的史料價值不高。不過附圖相當精美，「畫風融合中外繪畫特點」。⁴⁸雖在百苗圖研究中完全無用，但「其附圖藝術價值較高，供鑒賞用也有可取之處。」⁴⁹

最後再談兩種《苗蠻圖》。黃瑩繪本《苗蠻圖》的說解字體相當多樣化，有楷書、草書、隸書、小篆，文末蓋上「黃瑩」、「基璞」、「墨莊」印章不一，再加上字跡有別，故推測大概是多人合抄。至於附圖，畫風倒是一致，應是一人所

44 參見《黔苗圖說》—白苗。傅斯年圖書館藏。

45 《黔苗圖說》係單幅畫頁，右圖左文，傅圖收藏此圖時並不能保證沒有重新裝裱，因此有可能是裝裱時誤置，非作者本身錯置。

46 杜薇，〈臺灣新版《番苗畫冊》真偽及價值考辨〉，《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頁96。

47 楊庭碩，〈“百苗圖”貴州現存抄本述評〉，頁81。

48 李漢林，〈九種《百苗圖》版本概說〉，《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2期（2001年6月），頁14。

49 楊庭碩，〈“百苗圖”貴州現存抄本述評〉，頁82。

繪（見圖6、30）。此圖最值得稱道的用色鮮豔，生活實感性強，畫中人物不管是髮型、服飾甚或攜帶的物品都仔細以細筆勾勒，相當精細，不過表情千篇一律，圖文錯置的也不少，如「打牙疔猪」、「紅苗」、「谷蘭苗」、「青狃家」、「花苗」、「宋家」皆是。筆者手邊沒有劉甲本等善本附圖可茲比對，故到底是重新裱裝時弄錯，還是根本就是作者利用部分殘本張冠李戴，無法立判。至於周之口繪《苗蠻圖》，條目和《百苗圖》的差別太大，文圖似乎都是從《百苗圖》殘本中摘出敷衍而成，圖繪完全以人物為主，沒有任何背景，不但繪畫技術差，附文也是東拼西湊，如「卡尤狃家」變成「卡由」及「狃家」（見圖31），圖載「卜兩狃家」（見圖32），附文又變成「卜納」，所繪內容又是「三人共矢無不貫」的九股苗特色，可謂錯誤連篇，參考價值甚低。

五、結 語

傳世《百苗圖》大多是圖文並茂、難得一見的民族志史料，不管是文字或圖繪，都有值得探討之處。誠如楊庭碩言，由於各抄本的資料價值各不相同，「孤立地利用任何一個版本作為研究基礎都是不夠的，在使用這一珍貴文獻時，必須將各抄本綜合起來，才能得出可靠的結論。」⁵⁰ 本文撰寫的目的，旨在推考本院新購藏《寫本苗蠻圖》的成書年代及論介其在民族史料上的價值，因而旁及傅斯年圖書館收藏的幾種《百苗圖》，由於筆者對於《百苗圖》的研究或清代貴州的民族構成的認識不足，僅能對幾部較熟的《百苗圖》的傳抄版本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看法，更希望能藉此文拋磚引玉，對臺灣收藏的《百苗圖》做更深入的研究。

50 楊庭碩，〈“百苗圖”貴州現存抄本述評〉，頁83。



圖1 花苗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猓獠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猓獠 選自《黔苗圖說》 局部
21.9×18.7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4 猓獠 選自《苗蠻圖冊》 局部
20.4×27.4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5 馬蹬籠家 選自《黔苗圖說》 局部
21.9×18.7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6 馬蹬籠家 選自《苗蠻圖》(黃瑩本)
局部 25.2×22.4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7 馬蹬籠家 選自《苗蠻圖冊》局部
20.4×27.4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9 西溪苗 選自《黔苗圖說》局部
21.9×18.7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8 馬蹬籠家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溪苗在天柱縣婦女穿青布裙青布鞋未婚男子攜笙女子攜篪歌舞合疏而奔之生子後方避聘禮用牛也

圖10 西溪苗—選自《寫本苗蠻圖》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狗耳籠家或稱大空所廣地可謂大野也其地風俗如野外之村土產如薯一類其地男女皆以布為衣其地男女皆以布為衣其地男女皆以布為衣

圖11 狗耳籠家 選自《寫本苗蠻圖》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打牙犵狁 選自《黔苗圖說》局部 21.9×18.7公分 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13 打牙狔狔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獮苗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卡尤狔家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曾竹籠家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黑苗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天苗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水獭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徭人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女官 選自《苗蠻圖冊》 20.4×27.4
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22 女官 選自《黔苗圖》 20.8×26.3
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23 女官（左） 選自《黔苗圖說補》
15×20.1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24 白苗 選自《黔苗圖說》 局部
21.9×18.7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25 白苗 選自《苗蠻圖冊》 20.4×27.4
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26 白苗 選自《寫本苗蠻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狔獐 選自《黔苗圖說》 局部
21.9×18.7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28 狔獐 選自《苗族圖冊》 20.4×27.4
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29 狔獐 選自《寫本苗族圖》 21×26.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0 卡尤狛家 選自《苗蠻圖》(黃瑩本) 25.2×22.4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31 卡油狛家 選自《苗蠻圖》(周之口本) 局部 22.8×22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32 卜獵狛家 選自《苗蠻圖》(周之口本) 局部 22.8×22公分 臺北 傅斯年圖書館藏